



巴人傳

○ 方凡人 著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巴人傳

方凡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巴 人 传

方凡人 著

责任编辑:陈仿舜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125

字数:273,0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1792-7
I·1435 定价:15.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望城县高塘岭镇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410200)

一位尊敬的战友(代序)

楼适夷

我和任叔,也可说是同乡,他是奉化人,山连山,水连水,都挨四明山,和我是邻县。他那儿出过一位大人物,人人皆知,沾亲带故,鸡犬飞腾。任叔也颇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可他却走了另外一条路。

我知他名,是在改革不久的《小说月报》吧,那时他已开始写小说。可是缘悭一面,直到三十年代初,在“左联”活动,三朋四友,人材济济,却不见这个任叔。人家说:他在提篮桥(上海租界牢狱),后来也不知他何时出狱。等到我也落入同运,在南京承蒙他那同乡养活时,才知道他也在南京,隔了一堵高墙,我在墙内,他在墙外。有同乡人就是好,据说有位老先生,还是“委员长”的老师,保了他,使他免于坐牢,而在南京“自由”了。我们在牢里会遇上一位高级狱官,他爱跟政治犯交朋友,也就成了我们每天漫谈的对手。他在南京,认识张天翼,也认识王任叔。天翼是我老友,与任叔虽未“一见”,也早已“如故”。于是墙里墙外,有了一位沟通的使者,虽未见面,大家消息还灵通。

但我不知任叔什么时候回的上海。反正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事以后,上海称做“孤岛”,好多文化人都跑了,留下的不

多，任叔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有人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他也就是廖化之一。别小看这些廖化们，可干了不少了不起的大事。第一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的出版，埃德加·斯诺的《中国的红星》——《西行漫记》译印，以及其它许多救亡运动，全是这些廖化们干出来的。

待到我从后方兜了一阵，又回到上海，已是所谓“孤岛”的后期。任叔马上就来找我，其实是初次见面，却好像已是多年的老友。承蒙老友一片好心，语重心长，谈到了我切身的问题，我是很感激他的。以后他就让我参加了在“孤岛”中地下和半地下的文化及其它救亡的活动。我代茅公编《文艺阵地》，一到上海他就成了我有力的支持者。一年以后，《文阵》停刊，他代党交我一个任务，编一个综合性的，以一般市民为对象的文化刊物——《大陆》月刊。他很忙，又是开会，又是跑腿，回到家里还帮他爱人给孩子把屎把尿，可是他的文章一篇篇出来，下笔如飞，倚马千言，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写的。据说，开头他曾主编了一时期《申报》的《自由谈》。有人说：“鲁迅的杂文已经过时了。”他勃然大怒，就和人吵了起来。《申报》老板最怕得罪人，是不喜欢在报上搞争论的。于是任叔就不安于位。他卖文为活，笔有风霜，有时为报纸包办杂文，到处都有他的文章。人家说：孤岛时期有两个“人”最受欢迎，一个是专门在小报上写黄色小说的，叫捉刀人，无聊的小市民喜欢他。另一个叫巴人，则嬉笑怒骂，善于与敌伪顽打麻雀战，受抗日青年的爱戴！

可是，在这“孤岛”，他也呆不住了。记得我们几个朋友在饭店弄堂宁波馆子庆祝了他的四十诞辰，他就弃家远行，到新加坡去了。从此再没音讯。太平洋战争发生，谣传他通过泰国归来，却在路中被人扣住了。其实此言不确。直到抗战胜利，才知他与郁达夫、胡愈之诸老，都在印尼的小城市隐藏起来了。郁达夫当

酒店老板，胡愈老制造洗衣肥皂，而王任叔呢，则躲在乡村里种菜为生。他后来给我看过那时的照片，养了大胡子，竟是一位飘飘欲仙的美髯公。别瞧不起这种菜为活的老头，据说华侨商人要到印尼游击区搞买卖，只要有一张巴人的手条，就可以通行无阻了。印尼同志说：“咱们印尼只消有个巴人那样的人，革命成功就快了。”——我这些都是传闻中听来的，可没问过任叔，只当漫谈罢了。

现在要说到一九四七年在香港重逢任叔了。我到香港，叶以群送来港币一百元，说是组织给我安家的。我就在以群后房，一间黑漆漆的小屋子里，借了房东一只床，住下来。过几天我爱人也来了，当然挤在一起。可是房东太太发话了，这房是租给独身客的，如有家眷，还得加租，而且还得请请菩萨，叩过响头，才得同居。不然就下逐客令了。这时来了救星，就是任叔。他住在九龙郊外一个小农村里，面海依山，风景极佳。那村子写起来叫“九华径”，很文雅，广东语“九”、“狗”不分，叫起来是“狗爬径”，倒是它的原名。他一听我到，远远跑来看我，一看那间黑房，就说：“你住在这儿干吗，空气坏，光线暗，房钱又那么贵，房东太太还下逐客令，何苦，搬我那儿去！”

于是我搬到了“狗爬径”。这“狗爬径”后来佳宾云集，成了解放战争后期给蒋介石赶出来的穷文化人的乐土名村，但第一个发现的开山祖，是王任叔，他算鲁滨逊，我就是“礼拜五”了。居民以打鱼为主，种些菜果，可也是个侨村。跑海外的，挣几个钱，就在家乡造座小洋楼，自己不归，留给结发老妻安居。为了挣些外快，洋楼就召了些房客居住。任叔算老印尼了，还有些华侨子弟跟他回来，就找到这片胜地。我也就同他成了亲邻。这段日子，大家过得很愉快，可惜，他很不幸，丧失了从海外同归的爱人，而且不久，又先我们上解放区去了。

千里姻缘一线牵，想不到到了一九五四年，又与他碰到一起，在一个出版社工作。他作风泼辣，大刀阔斧，领导重视，群众爱戴，把工作大大地开展起来。1958年我被调到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他接冯雪峰当了社长，很忙，见面闲聊机会少了。想不到一九五九年出了大事，我听了传达表态，说要批彭总，我有点想不通，这下可好，成了重点。但巴人更糟，变成了中国最早的修正主义者，证据是，写了十七篇杂文。有位日本友人遥遥从东京来信，问我巴人怎样了，据说他赞成赫鲁晓夫。我回信说，“没有的事，他还好好在出版社工作。”其实他已靠边，在一间小屋子一天到晚读稿子，不干别的了。后来，所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甄别了，摘了帽子。据说我们上司一个部一共划了一百三十一一个。不久，一百三十名全甄别了，结果留下一名。这一名就是王任叔。是那位在一九五八年预告本年某月某日实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领导的主张。有的领导非常体恤他，说任叔当过社长，再让他在原单位当小编辑面子过不去。给调到一个研究所去了。

我上他家去，他住一个大院子，只和一个保姆和一个小女儿在一起，正写研究论文。我们同志之间，习惯不自谈过去，这一会，不知为什么谈了起来。他是我们浙江宁波地区，与张秋人、庄俞梅等，是最早的建党人之一。在宁波呆不住了，跑到广州，还是那位奉化老前辈当过蒋介石老师的力量，他在蒋的总司令部当了一个可以听到机密的小职员。他听了某些消息心里不安，冒冒失失到黄埔军校去找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找我来了。他谈了自己在地方的经历，两个人就有话可谈了，以后他就常常去找恩来同志了。

我闻所未闻，大感兴趣，忙劝他写回忆，他摇摇头：“现在这样身份，写这种事配吗？”我说反正不发表，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也可以嘛！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他的《旅广手记》，他儿

子王克平送我一本，我一翻，就是过去谈过的那些事，读起来分外亲切，不知是不是后来写的。

当那会儿封建法西斯反革命暴乱时，当然彼此彼此，大家命运一样。可从“牛棚”里，从所谓“干校”里，偶然零零碎碎听到巴人的消息，那是很可怕的。他那什么研究所的单位，顶头上司机关就是归那位“大顾问”直接控制，其命运之可怕，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七三年我在“干校”劳改四年之后回到北京，变成一个挂起来的“黑人”，那儿也不去，却也有爱烧冷灶的朋友上门聊天。问起巴人的消息，他已经在自己家乡偏僻的农村里，默默地死亡了。说是他一个人呆在北京的一个空空荡荡的院子里，爱人划清了界限，带着他心爱的小女儿跑了。一个老保姆被红卫兵轰走了，不准她再侍候黑帮。他精神分裂，痴痴呆呆，饭吃不上，是不怕污染的老朋友家天天给他送去的。他吃饱无事，一个人像梦游病者似的到处去逛马路。有时迷了路，因为身上有人给他挂上名牌，几次都由派出所给他送回了家。于是最后，人家把他押送到奉化老家去了。默默地、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从少年时代就为之斗争的祖国的土地，他死了！

当然，也可以说，巴人没有死。他不但一生著作等身，如果哪个出版社有意给他出个多卷文集，出几十大卷当不成问题的。从他孩子收回被抄走的遗物中，仅仅从未发表过的长篇短作，一口大箱子还装不下。我们一起工作多年，看他勤勤恳恳，忙忙碌碌，一天到晚很少空闲，真不知那些遗稿是在什么时候写出来的。既然写了，出版条件完备，为什么生前既不出版，也未听他提过。我就是凭了这些遗作，相信它必将永远传留下去。有人说，巴人是一位令人“叹息的角色”，我说：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战友。

瞻瞻^①早就来信，要我给方凡人的《巴人传》写个序言。我和方凡人同志曾见过一面，也有过书信往来，并读过他写的《殷夫传》。瞻瞻去宁波工作后，他们就成了至交。近年来我因年老体衰很少写作，现在书要出版了，就拿我以前写的那篇纪念巴人逝世十年的文章作为代序吧！

1997年7月盛暑于北京

^① 楼瞻瞻是楼老适夷的次子。

目 录

一位尊敬的战友(代序).....	楼适夷(1)
------------------	--------

第一卷 剡江之畔千里驹

一、山村奇闻.....	(1)
二、上学.....	(4)
三、喜报·禁烟.....	(8)
四、“小五通”.....	(9)

第二卷 翠竹月湖风云起

一、孤独.....	(14)
二、初恋.....	(16)
三、相亲.....	(22)
四、反学监.....	(24)

第三卷 锦屏山下迈步艰

一、分家.....	(36)
二、第一个职业.....	(44)
三、剡社竞选.....	(49)
四、诗评——处女作.....	(57)
五、文学研究会的影响.....	(59)
六、组织“共产党小组”未成.....	(64)
七、欢迎经亨颐来四中.....	(67)

第四卷 早期的文学活动

- 一、剪辫别妻..... (75)
- 二、《情诗》的写作..... (81)
- 三、参加“雪花社”..... (87)
- 四、结识恽代英..... (91)
- 五、逃离奉化..... (94)

第五卷 在广州的日子里

- 一、重返幼稚园..... (101)
- 二、第一次远洋航行..... (108)
- 三、王世和其人..... (114)
- 四、去秘书处上任..... (119)
- 五、密电的奥秘..... (123)
- 六、会见周恩来同志..... (128)

第六卷 目睹同志们的血迹

- 一、重回上海..... (132)
- 二、被捕入狱..... (136)
- 三、裘村访友..... (145)
- 四、短篇小说《殉》的修改..... (148)
- 五、第一本小说集《监狱》..... (151)
- 六、含泪收尸..... (153)

第七卷 生活在白马湖畔

- 一、到春晖中学任教..... (160)
- 二、成立学生自治会..... (165)
- 三、山雨欲来风不止..... (167)
- 四、夜校《阿贵流浪记》忆挚声..... (172)
- 五、《破屋》和《死线上》的出版..... (174)

第八卷 为“普罗”文学东渡日本

- 一、到太阳国去深造 (178)
- 二、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 (180)
- 三、被迫逃离日本 (182)

第九卷 左联时期和两次入狱

- 一、同情失学青年 (187)
- 二、《女工秋菊》的写作 (192)
- 三、第二次被捕 (193)
- 四、仲隅的营救 (201)
- 五、抚孤恤幼 (204)

第十卷 在南京全家被捕

- 一、去汉口找工作 (210)
- 二、特务的“翻戏” (218)
- 三、“晚哭团”晚不到钱 (222)
- 四、磨风剧社事件 (228)
- 五、从事文艺评论 (234)

第十一卷 “孤岛”时期的文学活动

- 一、营救七君子 (236)
- 二、《乡长先生》和《证章》的出版 (241)
- 三、参加编辑初版《鲁迅全集》 (244)
- 四、主编《申报·自由谈》 (248)
- 五、《鲁迅风》的争论和创刊 (252)
- 六、主持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 (255)

第十二卷 战斗在异国丛林里

- 一、别妻到新加坡 (258)
- 二、结识雷德容同志 (262)

三、一对假夫妻	(266)
四、危险的讯号	(271)
五、在死神追捕中脱险	(274)
六、高举反帝的火炬	(281)
七、在异国被捕和驱逐出境	(285)

第十三卷 辞别刘岩回平山

一、香岛青山埋玉骨	(292)
-----------------	-------

第十四卷 担任印尼大使的日子里

一、访好友杨骚	(298)
二、回忆刘岩	(302)

第十五卷 重返文坛扶植新人

一、巴人和青年作家浩然	(306)
二、《论人情》发表前后	(311)
三、文痞的棍棒	(315)
四、《文学论稿》的出版	(318)

第十六卷 “立胆为义照千古”

一、想起了棉兰的五位劳工	(320)
二、重新改写《五祖庙》	(323)
三、《费娜小姐》和《两代的爱》	(324)
四、为什么要改写《点起火炬的人们》	(328)

第十七卷 “生活啊，对我是个难关！”

一、生活难以自理	(330)
二、爱女王高潮之死	(332)
三、跌倒在路边	(333)

第十八卷 在大堰的最后岁月

一、押解故里	(335)
--------------	-------

二、寿日的刺激	(338)
三、战士,安息吧!	(343)
后 记	(345)
附 录:	
一、巴人生平大事记	凡人辑编(347)
二、王任叔著译书目	王克平编(359)
三、一幅大革命时期的斗争画卷	金鸿梁(366)
四、向封建礼教宣战的《风子》	蒋勇生(370)

第一卷 剡江之畔千里驹

一、山村奇闻

晨曦刚刚揭开天空的一角，一道淡淡的白光射向阴沉的瓦屋山，静寂了一夜的大堰村又苏醒了。弥漫的雾气笼罩了镇的上空四周，人们感到缥缈，不可捉摸。沁入心肺的新鲜空气顿时使人头脑清醒，心旷神怡。

层峦叠嶂的群山，环抱着一百来户人家。村前一条涓涓小溪，日夜弹唱着“小夜曲”，它文静、驯服、温柔、多情。溪水清澈，卵石生藓，游鱼可数。每天清早第一个踏着溪水到镇来的是六十多岁的王阿尧老人。他是穿过丛密的松竹林，聆听了黄雀儿吱吱喳喳的乐曲，看管了一夜竹林，回到狮子阁门来吃他的早餐。王阿尧一踏进院门，总带来一天最动听、最确切的新闻。

已经生了一年肺病，两颊颧骨高高耸起的王毓彬，在这个时间已经起床。他第一个走出狮子阁门去瓦屋山坡翠竹林里散步。

今天他刚出院门，伸开双臂，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吐出了胸中沉郁一夜的污秽，就碰上了王阿尧。

“大先生，昨夜静修庵闹出了笑话！”王阿尧用急促的口吻报告他的所见。

“什么事？”王毓彬对王阿尧的消息一直不很重视，因为他常常加油加醋，报道失实。

“静修庵的成兰尼姑和王生世通奸，被阿龙他们捉住了，整整闹了一夜！”

王阿尧简要地概括了静修庵的风流韵事。他知道这类事王先生是根本不感兴趣的。

“现在人呢？”

“绑在庵里，过会儿他们会押解来的！”

“哦，就为这事，成兰也怪，既然要嫁人就别出家啰！”王毓彬对这事有他自己的看法。至于成兰和生世相好的事他早就听说了。

王阿尧把这事当作新闻，说完就进狮子闾门。这时候院里几个妇女们已经起床，她们在放鸡、喂猪。王阿尧把捉奸的事一说，大家就聚在一起引为笑柄。有人问：“是在床上捉到的吗？”

“当然在床上，成兰尼姑裤子也来不及穿呢！是阿龙把她拉起来的！”

“阿弥陀佛，这种事眼开眼闭算了，何必这么认真呢？”

“那怎么行，庵堂污秽，全族遭殃哩！”

院子里嘈杂的谈话声，吵醒了酣睡的王朝伦（为了方便起见，以下均直称巴人，他那时还没有笔名），那时巴人还只九岁，入本村务本学校已经三年了。昨晚他因帮助庆寿伯补竹簟晚了，所以今日起得迟些。照往日他早起床了！

“什么新鲜的事儿，为什么她们都笑得这么欢？”巴人穿了衣服，走出七间头的小院门。

阵阵的脚步声蹬得大青石板咣咣的作响。狮子闾门外沿大溪的街上挤满了人。院子里的妇女，不知谁喊了一声：“来了！”人们都拥向大门外去。

巴人见母亲徐氏出去，也就跟着她外出去看热闹。

在两只大狮子面前，阿龙等人绑着生世和成兰尼姑。阿龙高兴地说：“怎么办？要不要送官？”

这时王朝忠出来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冷笑了一声说：“先把成兰放了！”说着拿出一张写好的字据念道：“宣统二年九月初七日，生世和成兰尼姑通奸，为阿龙等人捉住。如此淫秽行为，有污佛堂净地。特立此证，听候法办！”念完，朝忠对成兰尼姑说：“你按上一个指印！”成兰尼姑没法，伸手在一位乡人捧的印泥盒里一蘸，按上了指印。

王朝忠老爷对成兰说：“还不给我快滚！”随着这严厉的吆喝声，成兰尼姑一拉裤子向后竹山一阵风似的跑去。

看热闹的人们哄然笑了。

“哼，生出你这个不孝的东西，怎么干出这种丑事情来？怎么办？你说！”王朝忠威风地上前一步打了生世一个耳光。

“族公，我错了！”

“错了就完了吗？要罚，罚大洋一百元！”

众人哗然。大家都知道生世是个穷光蛋，因为穷，没钱娶妻，所以捉狗摸鸡。

有个妇女同情生世悄悄说：“放了他吧，算了！”

“放了他，能行，走，驱逐出镇！”

这时巴人的父亲王毓彬已从竹山上做完了他自己编的呼吸运动，慢慢地走过来。他在村里有绝对的威信。有人见巴人父亲就喊道：“王先生说说吧，咋办？”

王毓彬笑笑，看了一眼穿马褂的：“冤有主，债有头，为了这些事逐出村，太不应该了。与成兰尼姑通奸这是丑事，它总比霸占大姑娘好吧！我看算了，回去！”王毓彬说完，走向生世，给他解了麻绳说：“好好劳动，积些钱，正正当当娶一个老婆吧！”这里所